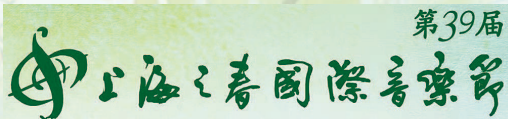


经典回旋 江南乐韵 AI创新

“上海之春”原创作品亮点多



马上评

即将于明晚开幕的第39届“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开启了上海文化“四季歌”的序幕,海外演出近30%。海外艺术团体也把上海作为到中国演出的第一入境地。与此同时,“上海之春”主办方之一上海音乐学院,也是中国相当注重民乐建设的高等学府。上海民族乐团则始终在民乐发展如何守正创新的探索道路上拔得头筹。为什么?因为上海文化的底色,正是绵延千年的江南文化。国家级非遗“江南丝竹”,正是江南乐音的代表之一——而在上海相当活跃的青年人创办的自得琴社,此番也正是以“江南丝竹”为音乐会主题……

江南文化源远流长,也是“长三角一体化”文化先行的天然基础。当我们与海外交流越频繁,我们越是要勾勒出生我养我这片土地的清晰面目、文化魅力。这就是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格外注重江南音韵的根本原因。“春日”先看江南色调,先“轻听江南”……

『春日』先看江南

朱光

经典回旋新演绎
《红旗颂》《白毛女》

吕其明作曲、1965年首演于第六届“上海之春”的《红旗颂》,不仅是明晚开幕演出“浦江春潮·启航新程——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五周年主题音乐会”的开场曲,还将以不同版本、不同呈现,出现在不同音乐会上,乃至推出黑胶唱片。可以说,近年来的“上海之春”时常出现不同人演奏的这一版本。每一次现场聆听,都令观众心潮澎湃,眼前仿佛出现红旗飘扬的动人画面……

今年是中国芭蕾“开山之作”《白毛女》首演60周年。“上海之春”将通过再现经典、举办座谈会、图片展示等多种形式回顾这部里程碑式的作品。上海市舞蹈家协会主席、上海芭蕾舞团团长辛丽丽说:“《白毛女》是上海芭蕾舞团的‘传家宝’,它标志着中国芭蕾从无到有的突破。从1964年至今,上海芭蕾舞团《白毛女》已经传承到第九代,此次亮相‘上海之春’的喜儿、大春等都只有20岁出头。”

江南乐韵新呈现
《江南好》《轻听江南》

在周边大学汇聚的Young剧场,4月13日将上演《江南好——自得琴社江南丝竹新国风乐集》。围绕上海与江苏太仓联合申报的第一批国家级非遗“江南丝竹”,这台音乐会的起始点,在明代太仓城码头,叙事时间以一日晨昏为序,以明代学人的视角与生活轨迹,融合《四合如意》《行街》

《欢乐歌》等代表性江南丝竹风格的曲目,且又新编13首原创音乐,让观众沉浸式进入音乐与视觉营造的全新时空。

由上海轻音乐团在4月10日于美琪大戏院上演的《轻听江南》中,“都市轻音乐”成为江南乐音的“主基调”,再现唐诗、宋词、元曲等古文音韵,既有海派文化的创作方式,又有江南文化的血脉基因。

AI国乐新境界
《零·壹 I 中国色》

上海民乐团将于4月13日、14日在1862时尚艺术中心上演的《零·壹 I 中国色——国乐与AI音乐会》,是最激发观众好奇心的音乐会之一。如果说经典曲目的“已知”太多,那么这台音乐会就是“未知”太多。AI作曲系统首次介入民乐创作,被民乐团演奏家“喂养”了很多民乐曲谱之后,会不会表现得比人类作曲家更“卓越”?民乐团团长罗小慈认为,即便AI学习能力再强,也不会如同人类那样有丰富而无法预测的情感变化——而且这一变化始终在流动中……正因如此,同一作品由不同人演奏就会呈现出不同的情感色彩,可能有的人处理方式“高贵典雅”,有的人处理方式“激情澎湃”。

这台音乐会以二十四节气的“色彩”为主题,“零·壹”则对应计算机世界的二进制“0和1”,也可以理解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由个性各异的民乐团演奏家来演绎AI作曲的曲目,将把民乐创作推向新境界。

本报记者 朱光

让传统文化火起来
非遗新传

以线代墨 以针代笔

——记国家级非遗顾绣传承人钱月芳

“2006年,顾绣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我师父戴明教被评为国家级传承人。我觉得特别高兴,觉得自己做了大半辈子的事情受到了国家的认可。”这次,绣了一辈子的钱月芳自己也入选了第六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名单,她说高兴之外,更感责任重大。除了刺绣、教徒、授课,她这几年还经常带着徒弟一起进学堂、进社区,“希望能有更多人接触、了解,甚至爱上顾绣,这样才能把这门手艺在松江留下来,传下去。”

全凭热爱 一绣五十年

“从1972年进厂(松江工艺品厂顾绣生产小组)学徒算起,我绣了五十多年了。大的作品可能一幅就要绣上两三年,别人问我寂寞吗,我其实很享受。完成一幅大作品当然很享受,但钻研出一个小的针法的具体运用,我也会特别开心。”坐在她最熟悉的丝线面前,回想起最早绣过的那些枕头套,钱月芳笑得很天真,像是当年那个少女。“最早也是拿粗线(棉线),就是一股两股这么绣,慢慢学会了劈丝,绣好了以后也没有浪费,都做成了枕头套。那时候大家结婚都想要我绣的枕头套,

还有很多人带着孩子来绣衣服上的花。渐渐地,绣得多了,连草稿也不用打了,打一个腹稿,就直接上针了。”钱月芳说,那是她第一次感受到顾绣的“以线代墨,以针代笔”的魅力。

顾绣起源于明代,是中国唯一以家族冠名的绣艺流派,它专绣书画作品,把传统的针法,与国画笔法相结合,以针代笔,以线代墨,勾画晕染,浑然一体,艺术性极高著称。“顾绣对绣娘的针法、审美都有挺高的要求,2002年我们开了顾绣学习班,招收了27个学生,来来去去,最后剩下10个。这些年又陆续招了一些年轻人,也有了00后的徒弟,但我还是觉得顾绣的传承,重任在肩。”钱月芳说。

跟古人对话 不断精进

顾绣为何难,因为它有“三绝”:细如发、针如毫、色如画。为了达到“绣绘合一”、以假乱真的效果,顾绣的绣针首先就要比普通绣花针细很多,其丝线也经常劈成1/16、1/32、1/64、1/128甚至1/256使用,即便靠近看也仿若是水墨画出来的一样。熟能生巧、巧能生精,钱月芳如今71岁了,每天还要绣上三五个小时,即便不用眼看,也能一举将丝线穿过针眼。2014年,这一手穿针引线、劈丝1/256的

绝技在多国国家领导人夫人前表演,赢得了贵宾们的赞赏。聊起“色如画”,钱月芳更是坦言,“绣花容易配色难”。

回溯自己这50年的刺绣之路,她说,第一个十年就是在练基本功和速度,“这个时候就是按葫芦画瓢,来个什么稿子,我只要对照着色彩和样子把它呈现出来”。第二个十年,速度上去了,审美也渐渐提高了,“感觉到绣好以后比原画更有立体感了,它是生动的,有气息的,顾绣是活的”。语气里,有几分骄傲,“到第三个十年的时候,一边做一边就有自己的想法在里面,好像能跟古人对上话了”。

再绣了20年,如今拿到一幅古画,哪怕颜色已经褪落,只有一点点影子渗出来,钱月芳也能知道当时它是什么颜色的,她说:“经过这些年学习钻研,我了解古代颜料是用什么组成的,哪些更容易脱落,也知道丝线因着不同光照和针法所能呈现颜色的细微差别。我不会按照它现在脱落的颜色做上去,而是把我所想到的、我看出来的里面原来有什么颜色,配好了以后绣上去,把原来的缺颜色补上。”

钱月芳说,相比累累的荣誉和参加过的大小展览,她更在乎自己精心打磨每一幅作品的过程,“我要是感觉哪里好像有点不舒

► 钱月芳作品
《春水凫鸢图》
本报记者
李铭坤 摄



▲ 钱月芳



服,好像有点不对,就一定要修改,修整好了再看看,一定要感觉很好才行”。

她还会把自己和家里打扫干净,她说:“衣服洗好,她也抱好,然后才能安安静静坐下来欣赏这一幅画,才算完成了。完成了,装裱好了,恨不得谁来我家都让他看一下。”

然后,钱月芳就又要开始绣新的作品了。“那么这一天也要把自己弄得清清爽爽的。好,开始起针了。以后就什么事情也不做了,就每天浸润在刺绣之中。”她说。

本报记者 孙佳音



扫码看视频
感受顾绣魅力